

桜の森の満開の下

さくらのもりのまんかいのした

盛开的
樱花林下

[日] Sakaguchi Anjo
坂口安吾

短篇小说
杰作集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邹评——译

盛开的

樱花林下

——「日」坂口安吾 著

邹评 译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盛开的樱花林下 / (日) 坂口安吾著; 邹评译. —
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6. 9
ISBN 978-7-5108-4769-1

I. ①盛… II. ①坂… ②邹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0522号

本书译文经北京夏和曦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, 由新雨出版社授权使用。

盛开的樱花林下

作 者 [日] 坂口安吾 著 邹 评 译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 6.75
字 数 100千字
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4769-1
定 价 32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目录

盛开的樱花林下

禅僧

夜长姬与耳男

闲山

紫大纳言

附录 坂口安吾文学年谱

001

041

065

129

149

179

桜の森の満開の下

盛开的樱花林下

每当樱花绽放，人们就会春心荡漾地在树下饮酒、大啖丸子，边散步边说些什么“真是美景”、“春花烂漫”之类的应景话，其实这些全都是谎言。为什么说“都是谎言”呢？因为，众人齐聚在樱花盛开的树下吐得满地狼藉、聚众闹事之事，实起源于江户时期；早年的日本人，只会觉得樱花相当可怖而骇人，不认为那是美景良辰。虽然最近只要一说到“赏樱”，大家就会想到“群聚”、“喝酒”、“闹事”、“快活”等字眼，但如果把“人”从樱树下的风景中抽离的话，其实是很可怕的——能剧里也有这样的故事：一位母亲遍寻不着被拐走的爱子，发狂似的寻到樱花树下，却在漫天飞舞的花瓣中瞥见了幼子的幻影——最后她癫狂至死，被卷天盖地的樱花所湮没（啊，这边算是小生的闲

话)……总之，一座樱花盛开的树林，若悄无人影，便空余悚然。

很久以前，铃鹿岭的山路也是条无法绕过樱花林的路；没开花的时节还好，待得樱花盛开，每个途经此地的旅人都会有如惊弓之鸟，只知仓皇地逃向那些枝桠翠绿，或是已经死木无春的树下。独旅的话倒也无妨，毕竟心里一发毛，只要拔腿狂奔到别株树下歇口气即可；若是二人结伴，那可就要面临友情的考验了——毕竟跑步的速度，各有快慢，因人而异，被抛下的那个，即使在后面嘶吼“等等我啊！”也不会有人搭理，大家都只想着快点脱离“险境”，连朋友都不顾了。因此，只要一通过铃鹿岭樱花林下的山路，原本感情融洽的朋友也随之失和——或者该说，已经无法信任彼此的友谊了。也因此，旅行者们便自然而然地避开那满是樱树的森林，即使绕道而行也要另辟蹊径……就这样，这片樱花林远离了旅人行脚的轨迹，独自遗留在人迹杳然的静寂山野中。

数年之后，这座寂静的山里来了一名山贼；他性情残忍，拦人于荒山野径，剥衣、斩首，毫不留情……惟独在

遇到整片樱花之时，也会不禁无以名状地害怕起来。从那之后，他就讨厌起樱花，开始在心底呢喃：“哎呀，樱花好可怕啊！”以及“总觉得好讨厌啊……”樱花树下，明明没有风，却总觉得能听见风的嚎声；不过，正因为没有风，所以也没有风吹草动的声音——在仅余自身形影和跫音的樱花树下，这名山贼被挟带寒意的空气和毫无动静的“风”所包围，目睹花瓣缓缓飘零，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好似也随之慢慢凋落……他想闭起眼、不去看，然后大喊着从这林子里逃走；但要是闭着眼乱跑，又会撞上另一棵樱花树，只好边把花海收入眼中边逃跑，然而如此一来，他的心便愈发纷乱。

话虽如此，山贼也算是个冷静的男人；或者说，是个不知后悔为何物的男人，他觉得，这似乎有哪里不对劲。

“那么，明年再想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。”他在心中默念，“明年花开之时，再来好好想想吧。”

但年复一年，就这样过去了十几年。正当山贼今年也在心中盘算着“明年再来想吧！”的时候，这一年又要

过去了；而他的老婆——而他想着想着，原先只有一人的“老婆”竟然也增加到七人，而第八个老婆也要出现了——他方才在山道上杀了那个“她”的丈夫，还把衣服也抢了回来。

山贼杀死这名女子的丈夫时，感到有点诡异。跟他平常杀人越货时，似乎有些地方不太一样，但却说不上为什么；不过他本来就不是个会对这种小事认真的人，所以也未加深究。

本来，山贼并没有打算杀了那个丈夫。他原本只想一如既往地剥下丈夫的衣服和随身物品，再补上一脚、让人滚蛋就可以收工大吉……不过，他身旁的女性实在太过美丽，等到山贼回过神时，刀起头落，丈夫已然殒命；不只山贼自己没能预想到这件事，对旁边这名弱女子来说，事情发生得也太过突然。山贼一回头，便已发现她双腿一软、跌坐在地，呆愣地望着刚刚斩杀她丈夫的男人。

“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俺的老婆啦。”山贼说。

女人点了点头。山贼牵起她的手欲拉她起身，她却表示走不动、要他背；山贼轻快地把她背到背上，迈步回家——

但当他们走到一处陡坡前，山贼表示这里很危险，打算让她下来自己走的时候，女子却紧抓着山贼的背嚷着不要，死都不肯下来。

“你也不想想，连你这样惯于登山的汉子都觉得难爬的坡道，我怎么可能爬得上去嘛！”

“也是、也是……好啦好啦。”山贼虽然很累，但心情十分好。“不过你还是下来一下吧——俺可是很厉害的，绝不是因为很累、很想休息才停下来！只是俺的脑袋后面没有长眼睛，而且直到刚才为止都背着你，看不见你，觉得心情烦闷啊。可不可以下来一下，让俺看看你那张可爱的脸蛋呢？”

“不要、不要！”背上的女子紧抓着山贼的颈子不放。

“我连片刻都不想待在这鸟不生蛋的地方啦！别停下来，快带我去你家，不然，我就不当你老婆啦，让我过得这么寂寞痛苦，我还不如咬舌自尽算了！”

“好、好，知道了，你说什么俺都听。”

山贼幸福得整个人都快融化了——新老婆这么美，接下来的日子该是多么令人期待啊。他挺起胸膛转了一圈，为他

背上的新娘展示了一下眼前的山、身后的山、左边的山、右侧的山，而后意气昂扬地说道：

“这么多山，全都是俺的！”

不过，背上的女子却将这番动作和这句话置之不理。山贼不甘示弱地继续“献宝”：

“知道吗？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是山的山，是树的树，是山谷的山谷，还有从山谷里涌起的云全都是俺的！”

“快走吧。我不想待在这种满是石头的山崖下。”

“好、好，回家就让你吃俺家的山珍海味！”

“你就不能快点吗？跑起来啊！”

“这山坡这么陡，就算不背你，俺自己也很难跑上坡啊。”

“原来你是虚有其表啊，唉呀呀，我怎么这么可怜，当了这么一个窝囊废的老婆，我以后该怎么过活才好呢……”

“你在说什么傻话，这样的山坡怎么难得倒俺！”

“啊啊，好烦喔。你该不会已经累了吧？”

“哪会啊，只要过了这个坡，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

‘跑得比野鹿还快’！”

“可是你看起来很喘，脸色也都发青了呢。”

“不管什么事都是起头难嘛！只要等势头上来，一开跑，就会快得让我背上的你眼花缭乱喔。”

话虽如此，山贼的身体其实已经累到快散架了。等他耗尽九牛二虎之力、好不容易到达家门前时，已经耳鸣目眩、声嘶力竭，连一丁点力气都使不上。他的七个老婆走出房子，迎接她们的丈夫回家，但山贼只觉得浑身僵硬，仅剩把背上的女子放下来的力气了。

这七个老婆看着即将成为第八个老婆的女子，为她的美所震慑；但刚被掳来的她，却因眼前的七个女人太过肮脏而感到吃惊。这七个老婆里也有人曾经相当美丽，但如今已风华不再、残影不存。她不禁一阵轻轻地反胃，转过身去，背对着山贼，开口问道：“这群村姑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俺‘以前’的老婆们。”

窘于回答的山贼在那一瞬之间，加上了“以前”这个词汇来修饰语句；虽然算是个好回答，但被掳来的她却丝毫没

有停下追问：“哎呀，这就是你的老婆们啊。”

“那、那个嘛，俺以前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你这么可爱的女人啊。”

“斩了那个女的！”

她指着脸型最为好看的一个老婆叫道。

“等、等一下！把她们当成侍女使唤不也挺好？别杀吧？”

“你都杀了我丈夫，却没办法杀自己的老婆？你这样还想要我当你老婆吗？”

山贼回不了话，喉间发出细琐的呻吟——他一跃而上，瞬息之间，刀光一过，被女子指着的老婆已经倒在地上。

“还有这个，接着杀这个！”

他本还有点迟疑，下一秒却又毫不犹豫地走上前，一刀划过他另一个“前妻”的颈子；掉到地上的首级还未停止滚动，她那温软又清澈的嗓音便已开始指定下一个“受害者”——那嗓音，正在这个空间摇荡。

“接下来，杀这个！”

被指定的那个前妻双手遮脸，发出一声尖锐的惊叫——

就在大刀横过空中，斩断了那声尖叫的同时，剩下的“老婆”们总算回过神，惊站而起，四散奔逃。

“别让任何一个跑了！树丛后面有一个……还有一个要往山坡上跑去了！”

山贼握着那把鲜血淋漓的刀在山林间狂奔，只有一个跛脚的前妻被吓到腿软，来不及跑而瘫在原地。山贼杀光了奔逃的前妻们，回来后，正要七个老婆里长得最丑的跛脚前妻挥下手中的凶器时——

“好了，就留下她吧，我要这个女的当我的侍女。”

“砍都砍了，就一起砍嘛。”

“我说了‘别砍’！你这蠢材！”

“啊啊，好吧……嗯，好。”

他跌坐在地，手上那把还在滴血的刀子也被丢到一旁。一阵疲惫感从体内涌上，在头晕目眩的同时，他一度以为自己的臀部是根生于大地、而后长出的一部分，重得让他抬不起身；寂静悄悄来到他的感知中，足以让他惊跳的恐惧浪般打上他心头，他猛然回头，“她”正以一种带着少许寂寞色彩的风情伫立在那里——山贼觉得自己宛如从一场噩梦中醒

来，而自己的眼神、自己的灵魂就像被那女子的美吸去一般，只能直勾勾地盯着她。

但是他很不安。他不知道这是怎样一种不安；他也不知道为何不安；他更不知道究竟何谓不安——他只知道，眼前的美使他的灵魂随之目不转睛、使他得以无视怀中风浪肆虐般的不安；这种感觉，好像似曾相识，可是，又是在什么时候与什么东西相像呢……啊，不就是“那个”嘛！他在衔接起回忆的刹那恍然大悟——在樱花盛开的森林中，走过那棵樱花树下的感觉跟现在非常像！

然而，像在哪儿、怎么个像法，他却又答不上来。毕竟，他一直就是个只懂到这里，毫不把事物更深层的涵义放在心上的男人。

山里漫长的冬天过去，虽然山顶与谷底，以及树荫之下仍有残雪，但百花盛开的季节即将到来，天空也跟着轻快闪耀了起来。

等到今年樱花开放——山贼回想，以前走到樱花林附近时觉得还好，便一鼓作气地走进繁花下；但等到走着走着，